

近代文学批评史

中文修订版·第六卷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近代文学批评史

1750—1950

第六卷

美国批评：1900—1950

〔美〕雷纳·韦勒克 著 杨自伍 译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六卷 / (美) 韦勒克(Wellek, R.) 著;
杨自伍译.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9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ISBN 978-7-5327-4832-7

I. 近... II. ①韦...②杨... III. 文学批评史-世界-近代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850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OLUME 6: AMERICAN CRITICISM, 1900—1950

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1955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1955 by Yale University

中文本版权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提供

图字: 09—1996—131 号(6)

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六卷 [美]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450,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册

ISBN 978-7-5327-4832-7/I·2700
定价: 4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说 明

我援用了本人的下列文章,有时加以扩充,删削,更改。

新人文主义者一章:“欧文·白璧德、保罗·莫尔及超验主义”,见《超验主义及其遗产》,第185—203页。1966,编者为迈伦·西蒙和桑顿·赫·帕森斯。

局外人物一章:“威·克·布劳内尔的文学批评”,刊载于《西万尼评论》,第90期,1982,第158—167页。

埃德蒙·威尔逊一章:“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刊载于《比较文学研究》,第15期,1978,第97—123页。重刊于《历史为批评阐释的一个工具》,编者为托马斯·理·鲁夫和埃林·理·西尔瓦,第63—95页。

莱昂纳尔·特里林一章:“莱昂纳尔·特里林的文学批评”,刊载于《新英格兰评论》,第2期,1979,第26—49页。

新批评派一章:“新批评派的利弊得失”,刊载于《批评探索》第4期,1978,第28—33页。重刊于本人的《抨击文学与其他文集》,1982,第87—103页。

约翰·克劳·兰塞姆一章:“约翰·克劳·兰塞姆的诗歌理论”,

见《文学理论与结构：纪念威廉·库·维姆萨特文集》，编者为弗兰克·布雷迪、约翰·帕尔默和马丁·普赖斯，1973，第179—198页。

艾伦·泰特一章：“艾伦·泰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见《英美文学理论》，编者为吕迪格尔·阿兰斯和埃林·沃尔夫，1979，第2卷，557—572页。

克林斯·布鲁克斯一章：“批评家之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西万尼评论》，第10期，1974，125—152页。重刊于《条理的可能性：克林斯·布鲁克斯及其著作》，编者为刘易斯·帕·辛普森，1976，第196—229页。

理·帕·布莱克默一章：“重新审视理·帕·布莱克默”，《南方评论》，新丛刊第7辑，1971，825—845页。重刊于《今日英语研究》，第5辑，编者为森西尔·童格，伊斯坦布尔，1973，第453—476页。

肯尼斯·伯克一章：“肯尼斯·伯克与文学批评”，刊载于《西万尼评论》，第79期，1971，第171—188页。

约弗尔·温特斯一章：“重新论述和重新思考约弗尔·温特斯”，刊载于《丹佛季刊》，第10期，1975，第1—27页。

威廉·库·维姆萨特一章：“威廉·库·维姆萨特的文学理论”，刊载于《耶鲁评论》，第66期，1977，176—192页。

目 录

说 明	1
第 一 章 新批评派以前的批评	1
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印象主义者	1
亨·路·门肯	6
范·维克·布鲁克斯	19
第 二 章 新人文主义者	34
欧文·白璧德和保罗·埃尔默·莫尔	34
第 三 章 局外人物	70
约翰·杰伊·查普曼	70
威·克·布劳内尔	73
乔治·桑塔亚那	91
第 四 章 学院派批评	112
乔尔·伊莱亚斯·斯宾加恩	116
芝加哥亚里士多德学派	120
诸多学者-批评家	128
第 五 章 马克思主义批评	166
第 六 章 埃德蒙·威尔逊	182

第七章	莱昂纳尔·特里林	223
第八章	新批评派	258
第九章	约翰·克劳·兰塞姆	282
第十章	艾伦·泰特	308
第十一章	克林斯·布鲁克斯	331
第十二章	罗伯特·佩恩·沃伦	375
第十三章	理·帕·布莱克默	381
第十四章	肯尼斯·伯克	410
第十五章	约弗尔·温特斯	446
第十六章	威廉·库·维姆萨特	488
后记		508
文献与注释		519
著作年表		547
人名索引		552
主题和术语索引		578

第一章 新批评派以前的批评

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印象主义者

在这部《批评史》的第四卷中，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迪安·豪威尔斯，最后这两位美国批评家我们是视为一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而进行探讨的。詹姆斯和豪威尔斯同享高寿，二十世纪依然健在。然而，詹姆斯为纽约版长篇小说集(1907—1917)撰写的几篇序文，当时却不大为人注意。即使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詹姆斯和豪威尔斯也远谈不上在批评界叱咤风云。大体说来，桑塔亚那一九一一年所标举的“温雅传统”，在当年的美国依然一统天下，而这个标签可谓维多利亚时代风调的变种，也是乏味而派生的理想主义的变种。代表人物为埃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①(1833—1908)，诗人，选家，诗集的编者，《纽约证券交易所：来龙去脉》(1905)一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多产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一八九一年他发表过系列讲演，题目为《诗歌的性质与要素》，其中因袭浪漫主义，将诗歌界定为“节奏性，想象性的语言，表达人类心灵的创造，趣味，思想，激情和洞见”(《诗歌的性质与要素》，44页)。在实践方面，斯特德曼称许忧郁症(他选用了丢勒^②的一帧木版画，作为卷首插图)，摒弃“为艺术而艺术”论，同时标举真理与想象力，前者是指伦理眼光，后者则指“天赋才能”。“诗歌的表达，乃是星辰溢发的光明的表达，是发自我们无从企及的心灵的最为率直的启示”(同上，

259页)。这番论调超凡脱俗,态度宽容(即使惠特曼也受到赞扬),而语焉不详,博采众说,轩轻不分,亦无理论可言。

到了那段时间,逆反力量已经跃跃欲动。这股力量来自若干不同的形式,主要得之于法国源源而来的新思想和新风格。步左拉之后尘的自然主义,不乏追随和模仿之辈。他们是小说家和故事作者,而并非名副其实的批评家,虽然他们个个头头是道,纷纷表述了各自的信条。哈姆林·加兰^③(1860—1940),发明或者说借用“真实主义者”这一标签(类似意大利语的真实主义^④,可能从欧仁·弗农的用法上得到启发^⑤),形容他在文集《摇摇欲坠的偶像》(1894)中提倡的
2 自成一家的自然主义。^⑥他希望通过自家学说拯救美国文学。“今者

① 斯特德曼(Edmund Clarence Stedman, 1833—1908),美国19世纪后期雅俗共赏的诗人。批评方面首开19世纪英国诗歌批评的风气,以《维多利亚诗人》和《美国诗人》著称。编辑过爱伦·坡和英国诗人兰道的作品。作品有《诗集》、《抒情诗和田园诗及其他》等。

② 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父亲肖像》,《基督受难》,《骑士、死神和魔鬼》和《四圣图》等。

③ 加兰(Hamlin Garland, 1860—1940),美国作家。有美国自然主义先驱之称,主要作品包括系列小说《中部边疆》,《大路》,《中部边疆的儿子》等。在文集《摇摇欲坠的偶像》里,他提出“写真实”理论,主要把服务社会的写实主义与比较富于个性的主观成分结合起来。

④ 原文为“verismo”(写实主义,真实主义),原指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歌剧流派,具有情节剧的特点,人物取自日常生活。普契尼的《托斯卡》便受到写实主义的影响。后泛指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

⑤ 加兰在个人藏书的弗农《美学》上题词道,“此书对我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的艺术论著。”他在1939年2月14日致埃尔顿·西·希尔书里谈到,“我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运用真实主义者这个名词的。……我可能是从弗农的著作里正巧碰到真实主义者一词。”加兰还说明了他的用法与左拉的自然主义的不同之处。

⑥ 1894年,加兰发表了《摇摇欲坠的偶像》,一部探讨文学艺术的文集,其中标举“真实主义”为自己的批评理论,实则为有社会意识的自然主义。

是充满生气的主题:往者已逝;来者可望自行其是”(克拉伦斯·阿瑟·布朗《美国批评的成就》,471页,1954)。出类拔萃的小说家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在《一位小说家的责任》^①(1903)中为小说辩护,然而,他是旨在承认小说“通过叙说事物和显示事物来说理明道”(《美国批评的成就》,522页),而不像左拉在小说《繁殖》中那样,宣布一个论点。

象征主义同样来自法国:或者不如说,所有新潮的法国作者和潮流,都在美国发现了传播者。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共鸣性报道,很早已经见诸杂志。托·斯·佩里^②在《世界主义者》^③(1892)上,撰文介绍象征主义,标题为《法国最新文学时尚》;艾琳·格伦^④在《斯克里布纳杂志》(1893年第3期)上,发表过“法国象征主义者”一文。刚从巴黎回国的万斯·汤普森^⑤(1863—1925),主编过《纽约小姐》,一份名称古怪的评论刊物,他为刊物撰写的随笔,后结集出版,插图华丽,书名为《法国作家肖像》(1900)。《论马拉梅》一文(最初于1895年发表),传达了一些他的诗论学说,还有几首比较好懂的诗篇,文中甚至尝试进行一番诠释。不过《肖像》的扉画却是卡蒂尔·

① 诺里斯的批评文集,全称为《小说家的责任和其他文学论集》。

② 佩里(T. S. Perry, 1845—1928),美国学者。曾和威廉·詹姆斯一同游学德国。在《民族》和《大西洋月刊》发表批评文章,喜好当世外国文学。著有《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希腊文学史》等。

③ 创办于1886年的月刊,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吉卜林等均为撰稿人。

④ 格伦(Aline Gorren),生卒不详。19世纪末叶活跃于文坛的美国女才子。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不少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还有《天才的新批评》(见《大西洋月刊》1894年12月号)和《多余的批评家》(见《世纪》杂志1898年4月号)。著作包括《盎格鲁-萨克逊人及其他》。

⑤ 汤普森(Vance Thompson, 1863—1925),美国文人。创办双周刊《纽约小姐》。批评著述包括《法国作家肖像》和《斯特林堡及其剧作》。

孟戴斯^①的大幅照片，他是帕尔纳斯派的殿军。汤普森偏好的是孟戴斯，让·莫雷亚斯^②，阿尔伯特·莫柯尔^③，而非我们今日极其重视的那些诗人。这部书题献给詹姆斯·亨内克^④（1860—1921），此人成为阐说和引进晚近欧洲大陆文学的主要人物。一八九六年他便为象征主义诗人辩护，驳斥麦克斯·诺尔道^⑤《退化》中的种种诽谤，并且开始撰写长篇系列文章，论述梅特林克，于连·拉弗格，还有其他诸家。他也不想刻意掩饰，自己依傍的是拉米·德·古尔蒙（此人也是万斯·汤普森的典范）。后期文集《空想家》（1905），亨内克即题献给古尔蒙，博得的回报是一番赞词：“最有见识的外国批评家之一，评判我们（法国作家）的人物之一，字里行间流露出十分的同情，而且毫无拘束”（阿诺德·托·施瓦布《詹姆斯·吉本斯·亨内克：七艺批评家》，194页，1963）。这是对亨内克的客观描述，他理应视为一位专事报章写作的人物，一位热情而不作批评的中人，几乎任何一位当年流行的欧洲作者，音乐家和画家的情况，他都为之张扬。亨内克不讲思想意识，或是偏重一家之说。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意

① 孟戴斯(Catulle Mendès, 1843—1909), 法国诗人, 剧作家和小说家。参阅《批评史》, 卷4 原书页码 93。

② 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6—1910), 希腊法语诗人。象征主义诗派得名于1886年他发表在《费加罗报》的“文学宣言”。参阅《批评史》卷8, 专节论述。

③ 莫柯尔(Albert Mockel, 1866—1945), 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创办过较有影响的评论刊物《瓦龙》。

④ 亨内克(James Gibbons Huneker, 1860—1921), 美国音乐批评家、文学评论家。印象派批评的主要倡导者, 评论犀利而又文采斐然, 知名于欧美。音乐论著有《肖邦其人和他的音乐》, 《弗兰兹·李斯特》等。另著有《反对偶像崇拜者: 戏剧家专集》, 《利己主义者: 超人专集》等。

⑤ 诺尔道(Max Simon Nordau, 1849—1923), 匈牙利作家、医生。用德语写作, 两卷本小说《退化》为传世之作, 其中力求把都市文明的产生与道德及审美标准联系起来。参阅《批评史》, 卷4 原书页码 317。

大利,甚至俄国,大凡能够想到的人物无所不包,各门艺术纷然杂呈,混为一谈。回顾起来,亨内克本人也嘲笑自己沉迷于通感。“我在一只巨大破旧的炖锅里搅拌七艺。我眼观音乐,耳闻色彩,口尝建筑,嗅觉雕塑,指触芬芳。”^[1]尽管他的方法流于印象主义,风格上好用比喻,而且每每显得辞气激昂,趣味上不分雅俗,美国文学,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到《鸽翼》(阿诺德·托·施瓦布《詹姆斯·吉本斯·亨内克:七艺批评家》,129—130页),法国文学,从梅特林克到斯丹达尔,德国文学,从苏德尔曼^①到尼采,亨内克都逐一评定等次,凡所论及的那些作者,他毫无拘束地评判和品第,同时也碰到重重困难。他很早就对萧伯纳赞不绝口。《论〈武器与人〉》^②这篇赞美性的剧评,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四年^③,不过收入《反对偶像崇拜者:戏剧家专集》(1905)中的那篇批评性的文章,则招惹了萧伯纳,他回敬的信件出言不逊,竟称亨内克是“不经之谈,令人发指的文痞”。亨内克则痛斥萧伯纳:“你的头脑里充满了偶像崇拜,而你却从来毫无察觉”(阿诺德·托·施瓦布《詹姆斯·吉本斯·亨内克:七艺批评家》,168页)。自此以后,萧伯纳就成为亨内克特别的眼中钉。因此《一个印象主义者的游览》(1910),亨内克有一部书取了这么个书名,并未充分地描绘其人:他经常是一个口诛笔伐,墨守教条的批评家,肆意发泄个人的偏见。但是凡此种种,则属于探究作者之间争执的来龙去

① 苏德尔曼(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6),德国小说家,戏剧家。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小说有《忧愁夫人》等。剧作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荣誉》等。

② 在1898年出版的第一部戏剧集中,萧伯纳把《武器与人》列为他的“不愉快的戏剧”。

③ 《武器与人》首演于1894年。

脉的范围,而不在批评的范围之内。不过在他那个时期,亨内克还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埃德蒙·威尔逊认为,“这简直是关乎对美国进行交流的问题,即把欧洲前半叶音乐界和文学界的事件,传达给国人,然后在似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上,吸收了海外的文化运动,”并且证实亨内克“固然杂乱无章,而又信笔为文,却使人如饥似渴,博览他所喜好的那些作家”。^[2]

亨·路·门肯(1880—1956)

万斯·汤普森,亨内克,帕西瓦尔·波拉德^①——此人写过一本《论新德国的假面剧和游方艺人》(1911)——面对周围的商业文明和庸俗文明,他们怀有一股波希米亚式文化人的愤愤之情,不过他们的补救办法,却是乞灵于诸多趣味各异的外国作家,结果他们就无法产生比较深刻的印象:他们唤起的无非是好奇和忧虑而已。惟有风华正茂的亨利·路易斯·门肯,他才给反抗温雅传统的活动传来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仅仅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影响才登峰造极:一九二七年,他主编的《美国信使》,每月销售高达七万册。不过很久以前,他已经着手撰写批评论著了。一九〇五年,他出版了《乔治·萧伯纳》这本小书,主要论述萧伯纳的主题思想,方法上颇似萧伯纳本人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继而在一九〇八年,他又推出篇幅较长

^① 波拉德(Percival Pollard, 1869—1911),美国批评家。出生于德国,在英国接受教育,1885年移居美国。他将欧洲文学介绍给美国公众,严厉抨击美国文学中伤愁矫情和清教道德的倾向,由此名噪一时。受其影响的作家有比尔斯、门肯等人。批评文集有《他们在法庭的日子》等。

的《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一书,属于描述和概括性质的报道文字,实在拖泥带水,他片面强调尼采抨击基督教及其“奴隶道德”,把尼采视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新型贵族的倡导者,提倡的是“适者生存”论和不讲道德的“超人”论。尼采仇视女性和蔑视政府及民主的态度,门肯也同声相应,可是尼采思想中现今可能引人注目的那些基调,门肯却完全未予重视。他把尼采的哲学纳入了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学说,门肯称赫胥黎为“古往今来英国首屈一指的人物”。^[1]这些早期严肃的论著,后来便显得彻底黯然失色,因为一九〇八年起他便为《时髦圈子》撰稿,一九二三年起又为《美国信使》笔耕,门肯坚持不懈,从事了大量的新闻活动。他的文章结集为《前言集》(1917),六卷本《偏见集》(1919—1927),名垂青史的地位也由此而确立,而且通过那部《美国语言》(1919),可谓搜罗至勤,文笔诙谐而又面面俱到,门肯自诩掌握了语言学的学问,故而言辞恳切地说明,作为英语变种的美语,具有独立性和生命力,所以他坚持把美语作为一门特殊语言来考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门肯流露出亲德情绪,因此他的影响一度受到阻碍,同时由于大萧条的出现,又相当突然地减弱,因为门肯看到的政治乃是一场闹剧,认为穷人理所当然一生受穷。埃德蒙·威尔逊,他在此类问题上可谓善于评判,居然说“门肯乃是现代美国文明意识之体现,包括美国的学问,美国的才智和趣味,认识到美国风习和思潮的粗俗,怀着恐惧和恼怒而大声疾呼”(据道格拉斯·西·斯蒂内尔森^①的引述,见其《亨·路·门肯:

^① 斯蒂内尔森(Douglas C. Stenerson),当代美国学者。另有《亨·路·门肯:来自巴尔的摩的反对偶像崇拜者》(1971),和《论亨·路·门肯批评文集》(1987)等。

来自巴尔的摩的反对偶像崇拜者》，219页，1971）。不过“恐惧和恼怒”之说，似乎用词不当。门肯其实是一位开朗而慈和的讽刺作家，他借以自娱之处，在于讥嘲美国的“蠢货”，禁酒令，康斯托克法^①，曼恩法案^②，他们都强加于惯于上当的国民。威尔逊后来承认，门肯“所要求者，无非是他的勃拉姆斯，他的啤酒和他的书籍，还有左邻右舍那些令其发噱的精彩场面，”^[2]观看美国民主的“动物园”（那番景象，若是移置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度，他便不可能去领略）。他的外表乐乐呵呵，嬉笑怒骂，同时也咄咄逼人，虽然如此，在掩饰的背后，却涌动着一股忧郁，一种“人生无谓”的感慨，死亡毁灭了生命，门肯的文艺雅好便透出如此一层感受的色彩。

文学批评仅为门肯学术活动的一小部分，不过却对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后美国出现的趣味变化，产生过强烈的冲击，具体表现为促使美国的趣味摆脱了先前的种种压抑——约情止礼，合乎道德观念，反映上流社会。门肯并未侈谈理论。他直言不讳，宣称“批评本身，从实质上看，无非是将一己之说变得貌似合理”（《一个灵魂的探险》，载《时髦圈子》，第48期，153页，1916年）。乔尔·伊莱亚斯·斯宾加恩，本着克罗齐摒弃一切分类和道德说教的态度，所以门肯在关于他的论述中，欣然接受那种反学院派的口吻，门肯怀疑，美是“斯宾加恩仿佛看到，奇景存在于真空之中。美有其社会，有其政治，甚

① 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 1844—1915),美国改革家。他曾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发动了一场讨伐他所视为淫秽艺术作品的运动。1873年游说议会通过查禁淫秽邮件的法令,此后《康斯托克法》便成为查禁有伤风化的艺术作品的代名词。

② 曼恩(James Robert Mann, 1856—1922),美国国会议员。他提出禁止州际妇女贩卖活动,于1910年6月获得国会通过,称为《曼恩法案》。

至有其道德的含意”。“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必须在进行探究时，运用个人局限范围内的任何手段。他必须运用任何将会产生效果的工具，以求产生他的效果。”门肯要用“催化型”这个名词，以替代斯宾加恩提倡的“创造性批评”，在加以解释时，他采用的说法，与托·斯·艾略特说明诗人无个性的作用时借用的化学比喻十分相似。批评家的职责，在于“激发艺术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反应”（《对批评之批评的批评》，见《偏见集》第一卷，18—20 5 页）。虽然未曾经过充分的探究，这个假定却会把批评家降格为一个中人，一个最终应该小心翼翼，退避三舍的催化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门肯摒弃了下述假定：“批评家的首要动机”在于施教，而非艺术家的动机，即“简单的渴望，在于自由美妙地发挥作用，将外在客观的形式，赋予内在涌动而又具有一种令人神迷魅力的那些思想，戏剧般地一吐为快，在尘世间发聋振聩”。批评家“缺乏所需要的敏捷锐气的才思，才能够从艺术作品飞跃到作品背后浩瀚神秘的现象综合体，因此始终无非是一个面对上司的示范兵或警察”。“不过倘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的掩饰自我，无所外露……那么他势必从艺术作品转向生活本身”（《批评附识》，见《偏见集》第三卷，84—86 页）。可见批评家已经为艺术家所吞没：“落笔伊始，是一篇书评，行文之际，变成了一件清新的艺术作品，只是间接关涉促发它的原来作品。”凡是批评家，都不能恪守自己的工作。批评家将放弃关于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另起炉灶时的身份，犹如“一个经营百家思想的百货商人，也就是一个和生活本身的素材打交道的艺术家”。门肯笃信“创造性批评”。批评家“自始至终都力求自抒己见”（同上，91 页）。歌德，卡莱尔，麦考莱，阿诺德，还有圣伯夫，俱为一流的艺术家的，他们之所以为

人引经据典。“让我们忘却那些沉重的努力,要把批评形成一门科学:批评乃是一门精美的艺术,否则便一无是处。”真实从此无关紧要。“卡莱尔笔下的腓特烈大帝真实吗?有谁在意呢?”(《批评附识》,见《偏见集》第三卷,95页)。批评必须具有“建设性”,门肯继而也摒弃了这条要求,并且怀疑,这种批评是否会对所批评的作家产生什么效果。受众显然也无关紧要。“一个批评家的真正旨趣,肯定并非在于造就改弦易辙之辈”(同上,92页)。诸门艺术之中,并不存在亘古不易的真理。“批评,从本质上看,与怀疑的态度是区分不开的”(同上,97页)。然而,上述两篇探讨批评的文章十分著名,其中门肯表露的这些偏激立场,并不足以界定他实际的批评实践:门肯既不是无个性的催化者,也不是艺术家,能够把自己的特性概况和判断评价置之度外,尽管他的确表现出自家的个性和思维方法。

在实践方面,门肯是一位给新兴的现实主义小说鸣锣开道的宣传者,他希望这类小说呈现的“不是可能发生的真实,或理应发生的真实,而是实际发生的真实”(《偏见集》第三卷,205页)。门肯将现实主义小说与诗歌进行对照,在一篇措辞轻率的文章里,他斥责诗歌是“美妙的胡言乱语”(同上,154页)。构成诗歌内容的,要则是对客观事实,要则是对主观事实的否定。门肯援引了布朗宁的诗句,或者

6 不如说皮帕的名言,“上帝在他的天国中,天下太平无事,”^①还有亨利的名句,“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②藉此示例说明诗歌不讲真理,门肯仅仅承认,诗歌具有音乐的一面。“莎士

① 见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剧《皮帕走过去了》中的第二首“皮帕的歌”。

② 见美国诗人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1903)的名篇《不可战胜的》。